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十五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乞差嘉眉益利屯兵救應洧井監更不差秦州

兵

慶曆七年

臣今覩梓州路奏稱洧井監夷人作過事體不小乞依  
慶曆四年例於秦鳳路差發兵馬赴本路救應事臣勘  
會慶曆四年夏瀘州界夷人作過是時臣任秦鳳路都

部署經畧等使准朝旨令臣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救  
應臣以秦州去戎瀘四十餘程地遠必赴救不及枉有  
拖曳兵甲臣雖知不便當時以朝旨丁寧不敢稽留異  
議遂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未及中路夷人果已退去  
其上件兩指揮兵士只到遂州駐泊是時川界州軍見  
此兵士經過人情頗亦驚恐兼為遂州官吏不曉軍政  
不能平心撫馭動有猜忌幾至生事臣知益州日鑒此  
舉動之失曾具利害擘畫開奏以謂戎瀘些小夷人作

過只是本處白芳子弟及寧遠兵亦自可禦遏若賊勢  
稍大則計會梓夔益利兩路就近差卹兵甲可以討擊  
益蠢爾小蠻來則禦之不可窮其窟穴豈煩遠自秦鳳  
興師空自勞弊兼恐別有驚擾況嘉眉州皆是益利鈴  
轄司屯兵之處若發兵救應乘舟下水不三四日便至  
瀘州赴救之勢最為神速臣之奏章必樞府可以覆視  
伏乞更不自秦鳳發兵只令速計會益利鈴轄司相度  
量差兵甲由水路赴瀘州策應甚為允當取進止

臣比欲候假開日面奏又恐樞密院以梓州路所奏急切已入文字乞依所奏須至先具此奏聞

乞下田況選擇官兵使臣摠兵赴瀘州仍令稟

梓州路官指蹤事

慶曆七年

臣伏見自去秋已來日官所奏星文變異皆云蜀中稍須防備近覩梓州路所奏消井夷人作過若只是十州五團夷人即計其事體必不致大本路便奏乞自秦鳳

發兵救應臣却恐因此張皇別致生事兼慶歷四年自  
秦鳳發兵往彼不惟無益於救援而幾乎別生他事臣  
鑒此失遂於前日奏乞不自秦鳳發兵只委益利鈐轄  
司相度就便發兵伏聞已依臣所奏欲乞更速下田況  
令選擇官兵使臣總領赴瀘州每事令稟梓州路官指  
蹤不得輒分彼我致有不和取進止

慶歷四年秦鳳所發兵到遂州只為本處兵  
官不能平心撫馭事分彼我以致軍情怨憤

乞早罷兵招安夷人 慶曆七年

瀘州土風瘴毒至春夏尤甚祥符二年秋夷人作過官軍討伐至次年正月詔曰瀘州三月即苦瘴毒如戎人尚敢旅拒量留兵阨其險路令孫正辭等自二月領兵分屯近郡臣以謂今來已是三月本土氣候方惡乞密諭本路兵官轉運使早令依常例招安打誓了免致遷延瘴癘之地人心不寧兼祥符中孫正辭等以蠻事未了奏請添兵真宗以邊徼窮僻供億非易不許其請仍

詔正辭等如蠻人不受招安已經誅翦畏服勿窮追之  
又以丁謂招撫夔州令軟血為盟刻石柱為記事付之  
及令責招安小校云若夷人安集則賞否則部送闕下  
未幾夷人果就招安悉皆平定臣作益州嘗詢采戎瀘  
事體多云本處招安將甚有狡獪者平居無事則間謀  
夷人興起事緒意在差使招誘率皆遷延玩寇即所利  
甚多官吏乍到或上下蒙蔽不知其姦臣欲乞令本處  
兵官一面用兵威迫脇誅翦更須督責招安將用心招



誘早令安集免致宿兵生事取進止

臣以夷人作過雖不大其如西蜀久安若用兵多日恐別生事

乞親平貝州

慶歷七年十二月

臣立朝最孤特蒙陛下拔擢俾與大政內省叨冒何階  
論報今覩貝州妖賊嬰城已逾旬日近差明鎬往彼經  
度必應非久平定萬一更致遷延未即擒戮朝議以北  
都地重未欲令昌朝親去貝州處置軍事陛下若不以

臣非才乞賜驅策上稟睿算庶幾早平妖孽况臣累經  
邊寄久在兵間理合請行不敢緘默

又

臣以貝賊嬰城已逾半月遂不度愚懦輒敢請行少圖  
報効上寬宵旰伏蒙聖慈保全孤拙未賜允俞仰戴洪  
私感極以泣臣每見貝州事宜文字逐時與中書樞密  
同共商議從長施行遇假故不入偶有所見遂入劄子  
奏聞愚者千慮粗伸裨益如或更數日間未見平賊次

第伏望采臣前奏如或可行只乞出自宸衷取進止

臣先奏劄子蒙聖恩不令降出後日入對不敢面謝此劄子亦乞留中

御書批答詔

卿所乞往彼知卿報國忠孝恐比並中書密院臣僚慮別有毀謗與卿不便文字不欲降出如有所見逐旋密具奏聞

徵納貝州宣勅

慶曆八年閏正月

臣昨奉差充河北宣撫使令臣自齎宣五道候到貝州  
相度合勾抽狄青替王信即發付上件宣命臣至貝州  
相度得更不勾抽狄青所有宣五道今欲送樞密院收  
管毀抹取進止

乞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慶曆八年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語甚切直  
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  
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奈李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

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  
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  
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  
諫以報恩遇而況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蒙陛下誤  
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  
兩府已逾二年畧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  
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  
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真所謂素餐尸祿齷齪小

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  
外鎮撫四裔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  
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耳目  
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畧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  
德修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  
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  
相之裨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  
哉斯言之責誠為至當臣每侍丹扆累聞德音常以求

賢致治為切務推誠納諫為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愧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樸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書論事其畧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遽數難辨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畧則利害不分切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間或蹇訥

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封細陳理道上  
裨睿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因不敢妄陳偏  
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潞公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十六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乞知縣縣令不得閑慢公事差出

慶厯八年

縣令為親民重任舊制不許差出蓋慮妨闕政事近歲以來諸路職司官多是將閑慢公事託以為名差遣出入頗妨本縣民政大抵皆是自便私故或即避見本任繁難朝廷累有約束未絕其弊倖臣欲乞今後知縣縣

令除許差推勘重難刑獄及應副軍期差使或權知繁劇郡縣外更不得以閑慢公事差出仍令今後凡差出知縣縣令並須依舊例具事由奏知如差訖不奏或依前以閑慢公事差出知縣縣令其所差職司官吏並從違制分數定罪被差之官亦行斷罰所貴縣務別無妨闕民政得以修舉取進止

此事最關民政承前雖有約束終未絕其弊  
今乞嚴行指揮

仁宗皇帝賜手詔

皇祐元年

朕據宸極之尊託億兆之上懋謹盈成之戒豈忘勵翼之懷然而監於猷為未臻古治動於精祲靡致善祥比來星文屢有謫見夙夜思省匪敢寧居益慮德政闕修刑賞差濫人有寬滯而無控雪之路民已匱困而無寬恤之實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科役煩重肆成暴刻軍政簡惰莫為經制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姦倖妄求而不抑惠澤旋

壅而不流有一於茲足戾和氣朕深惟廟社之重祇荷祖宗之承欽畏天命詢勅人事嘉與近輔交修敝闕庶答靈戒以底休平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將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具條上朕當悉心詳究即議施行咨爾股肱咸體予意

答御札手詔

皇祐元年

臣等各以非才忝居大任不能裨輔聖政褒和陰陽以致星文屢有變異下飾人事上貽聖憂陛下曲示包容

未賜罷免責以來効使之極言詔旨丁寧審思寬大跪  
受伏讀兢慚失圖恭以陛下克舜用心禹湯罪已欽若  
天戒增修聖政弭災召和宜集休應聖詔曰德政闕修  
刑賞差濫臣以謂刑不為貴近而屈賞不可僥倖而求  
則無差濫矣刑賞不濫則德政自修又曰人有冤滯而  
無控雪之路民已匱乏而無寬恤之實臣以謂人有冤  
滯必由郡縣及按察之司節級陳訴若猶未伸又許披  
鼓撾訴固無壅遏之理然更須州郡官吏常得其人為

之伸理則民絕冤滯矣今冗費無藝國用窘乏故歲一  
不登下民艱食雖欲恤之而力不足也若減不急之務  
罷無功之賞及兵籍官吏之浮冗者稍澄汰之則庶幾  
國用不乏則可以有恤民之實矣又曰官局具設而職  
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臣以謂為官擇人不使  
僥倖者求而得之久於其任考其殿最而升黜之無使  
屢遷速易不為苟簡之政則職務焉敢廢弛祖宗之法  
備在典冊舉而行之似若甚易但不為權倖所撓則為

至難苟上下一意守茲典章堅如金石行此號令信如  
四時則綱紀振矣又曰科役煩重肆成暴刻軍政簡懽  
而莫為經制臣以謂前之所陳減不急之務罷無功之  
賞澄汰兵吏之冗則國用不乏國用不乏則可以省科  
役之煩重州郡官吏常得其人雖有科役亦不至於暴  
刻矣慎擇將帥稍假威權撫馭士卒不務姑息勿使貴  
臣驕將撓於其間則軍政自肅而有經制矣又曰教令  
輕出有所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勿舉臣以謂令出惟行



慎乎始出而不慎故行之未安近年以來茲弊頗甚  
由議臣輕建言而須必行行之無效而終無責或雖有  
嘉謀而事無近效人之多言橫為沮議朝廷不能持之  
故多中變條其事狀此類尤繁舉賢任官宰相之職宰  
相不能悉知其人但當慎擇臺省長官及州縣大吏使  
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又曰姦倖妄求而不  
抑此正今之所患臣等繼日議之矣又曰惠旋壅而不  
流臣以謂朝廷推恩靡不下究然恐郡縣之吏不稱朝

廷之意或逋負之物合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未  
釋如此類者更宜申明聖詔曰將此十二條於軍國庶  
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具條上朕當悉心  
詳究即議施行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心勤切之至所恨  
臣等空疎不能上副好問雖然敢不罄竭愚短粗有所  
裨然今所陳乃其大畧蓋慮繁詞終成虛語徒煩睿覽  
無補大猷臣等欲將十二條事舉一兩條細述合更張  
振舉事件逐時面奏委曲敷陳所冀言之必行行之必

當斯亦舜禹皋陶吁謨都俞之義也臣等不勝區區聖  
詔曰德政闕修刑賞差濫臣等近奏以為刑不為貴近  
所屈賞不為僥倖所求則無濫矣臣等請畧舉一端如  
往年蘇舜欽劉巽以進奏院賽神輒用官錢即皆坐除  
名去年曾與宋永宗賽神亦用官錢其罰當與舜欽輩  
均而曾與等止停見任近日史昭文以不覺察手下人  
吏取受稍場錢物衝替未得與差遣尋有監稍場官閻  
繼隆等却為昭文所發亦是不覺察專典取受一例衝

替而昭文即時却與差遣其同事馮經亦連茹牽復而繼隆等衝替如故此蓋昭文曾與輩以親近而從輕罰舜欽繼隆等以疎遠而受重責又去年親事官作過皇城司官吏當坐重責然皆是近臣貴戚止於降秩補外才逾年即皆復職或更遷官往年張沔以保州及李燾事降黜數經大赦至今未復舊職言體則皇城司事為重議罪則張沔等輩為輕升擢廢棄理似未均不惟刑罰失平實恐貴倖壞法臣等以謂今後用法理當振舉

更務均平賞典之濫則如近日司天監周琮李用晦止以選課日辰便乞轉官任子醫官別無勞績妄乞額外轉遷如馮琦潘象蘓惟和沈遇明之輩賴陛下聖斷皆與裁抑然未悉如先朝之制及前後條貫更欲申明遵守聖詔曰人有冤滯而無控雪之路臣等謂人有冤滯必由郡縣按察之官節級陳訴若未申雪又許檢鼓院搢訴計無壅遏之理今欲更敕約轉運司提刑司凡有理許並令仔細究詳如事理稍涉冤枉即選官就近覆

勸勿令煩擾淹延免致貧窮無資不能詣闕者抑而無  
告聖詔曰民已用匱而無寬恤之實又曰科役煩重肆  
成暴刻臣等以謂國用窘則科役煩科役煩則民困匱  
民力既困國用自乏雖欲恤民不可得已臣等請言其  
國用窘乏之由恭惟祖宗以來置兵與吏及賞賚賜予  
皆有定制量入以出故財不屈乏自康定用兵之後添  
募新兵幾四十萬數年以來雖逃亡減廢之外猶不減  
三十餘萬每歲所費衣糧錢物等共約三千萬貫匹兩

石束賞賚之數不在焉。兼自慶歷二年後來添給二虜金帛每歲共四十餘萬匹。兩加以頻遭水旱復除租賦則國用不得不窘。故國用窘則科役煩。科役煩則民力困。今將恤民之困窮寬民之科役。正在省冗費而已。省冗費之大者在減冗兵。臣等已嘗奏述。欲於今冬別立揀兵之格。密降付逐路轉運使。俟至春首依常年例計會帥臣同共依新格擇選老弱以減冗費。其次則罷不急之土木。停無功之賜予。抑僥倖之求請。省員外之冗

官衣服用度務從敦實多方節約諸事簡儉年歲之間漸期足用國用既足則科役不煩則是恤民之實矣聖詔曰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臣等以謂官得其人職務自舉選才任官正是臣等之責若官須擇人不甚拘以資地事須責實當時校其殿最三載考績必行黜陟百官修飾孰敢懈弛臣等請畧舉其弊只如省府之官及外計之任近歲以來遷改頗速有如假道豈暇舉職所以務為一切苟簡之政而職務



不得不弛臣等欲乞更頒詔勅約束中外之官必須二  
年之外方許遷替考其殿最而升降之若特勅擢才則  
不在茲限所謂典章者朝廷之大法祖宗之舊制舉而  
行之執而用之豈有綱紀不振哉蓋近歲已來緣貴倖  
之臣墮大法壞舊制者多矣臣等畧舉其尤者祖宗之  
制官有定員今員外而置官者多矣如勾當皇城軍頭  
司及醫官使副之比是矣又俸祿之法各有定制等級  
賦與固不可差今則有任觀察使而請留後俸者如此

之類其徒實繁臣等欲乞今後更不濫舊額而置官逾本官而受俸一守祖宗舊制不為貴倖所侵則綱紀振矣乞特頒一詔勅處分聖詔曰軍政簡墮而莫為經制臣等嘗謂慎擇將帥不務姑息勿使貴臣驕將害之軍政自肅矣聖詔曰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臣等嘗謂慎乃出令令出惟行若輕出之必有未允則數易屢改此為政之大弊若近日錢令鹽法為弊不細而建言者謀之不臧有責此所以致輕改作而易受弊也往年建言諸

州招刺義軍去歲却揀配諸軍人心騷然其始不能詳  
慎致不數年便有改易臣畧舉此數條益事之稍大者  
聖詔曰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臣等嘗謂舉賢擇才輔臣  
之職輔臣之不能悉知衆才惟當慎擇臺省長官州郡  
大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然臣等敢不  
益勵蠢愚博求才智將期得士之美上副任賢之心詔  
曰姦佞妄求而不抑臣等以謂近臣貴戚醫工卜祝及  
諸司人吏因緣請託妄求微勞希求內降如此之類盡

守舊制一切裁抑則官邪之蹊可以漸塞聖詔曰惠澤旋壅而不流臣等嘗謂凡有推恩靡不下究猶恐州郡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之物當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不釋臣等欲乞應經前年大赦合放負欠物色如省司以未見保明文字州郡以未受朝省指揮至今尚行催理者速令勘會依赦蠲除編配之人除屬揀選路分外有已經量移情理輕者令具元犯奏聞看詳依赦釋放取進止

潞公文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十七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乞令團結秦鳳涇原蕃部

臣切見秦鳳涇原沿邊熟戶蕃部比諸路最多至秋成以來禾稼牛羊滿野以致餌寇誨盜臣乞下逐路經畧使每至秋成以前散差得力知蕃情使臣牙校貴蕃字委曲曉諭部族逐急早收田稼憑附險固窖藏斛斛收

拾老小牛羊為清野之計其強壯人馬各令常切團結探候番寇若來鈔掠量力禦敵取進止

乞指揮諸路帥開報事宜

臣切見西人康定慶厯中每犯邊即於諸路各張聲勢務欲牽制疲弊漢兵其實入寇即併力從一路而來故邊兵常苦寡少分布不足臣欲乞嚴切指揮諸路帥臣每探得事宜更相開報嘗須各作出師之備先為牽制賊勢庶幾賊兵亦自後顧不敢併力專從一路而出取

進止

乞令邊帥練兵約束諸將

臣切見自慶厯初陝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數將每將馬步不下三二千人各有訓練務要精熟兼得兵將相諳使喚之際盡知人人所能則鮮敗事近聞諸將多不和同大帥罕能統制教閱部分各立異見寬猛之節不得中道徇情歛怨由此而生師克在和有異於是伏乞嚴戒逐路大帥講求軍法精加訓練約束諸將務在和



同兵聲稍振邊寇自畏取進止

舊法逐路分諸將者蓋欲居常則兵將相諳  
臨敵則指縱如意小警即量遣一將而出稍  
重即又加一將或歲月更番出屯外寨若遇  
大敵即諸將盡合為一軍大帥親摠而節制  
之此制軍之法頗得其要近時兵官多不原  
本此意欲罷舊制乞朝廷詳察

奏西界事

皇祐五年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秦鳳路奏探得西界首領王羅楊誥部領人馬於閏七月十四日夜往乾州堡放箭當夜却回見在吹錢谷住坐所據上件事宜干涉夏國畫時要人處置臣勘會乾州堡去古渭州不遠切慮昨來添修古渭州之時西界妄有詞說意在阻撓臣欲乞令樞密院檢會自古渭州以來如曾有西界文字及昨來傳求往秦州始末一宗文字盡劄錄付臣所貴細得看詳取進止

乞差譯語官

臣切見秦州每有番部過陳番事及口說事理只憑本  
州逐塞引領譯語官繙譯其間多是回避事理改易情  
狀番部漢官各不知覺緣此欺弊致失番情臣切慮今  
秦州有屬戶番官知臣致任乞來公參或陳過番字若  
只憑本處引領譯語官恐依前欺罔乞於涇原路譯語  
官內抽差二人於臣處祇應准備牙換繙譯以防姦弊  
取進止

奏陝西鐵錢事

至和二年

陝西私鑄鐵錢雖嚴行禁捕抵法者甚衆終不能止絕  
蓋以鐵本至賤獲利甚厚以致見行錢貨薄惡者多物  
價增長稍禁行用或令揀選即市井囂然買賣難阻其  
弊已極須當制置若便變錢法即恐未能徒成驚擾不  
若使鐵價增貴即私鑄無利薄惡之錢亦將鎔為器用  
自然百物價平民不犯禁欲乞令陝西轉運使依河東  
路事體擘畫權住鐵冶三五年或恐傷冶戶即官推數

年增起鐵價公私有利候錢法平定即弛鐵禁議者或慮鐵貴則農器鼎釜之屬民家乏用此必不然且農器鼎釜民家各素有之物非日日市易而用或破碎即故鐵尚在創買者亦少設有小害須從大利乞早賜指揮陝西都轉運使疾速相度施行

奏理正衙前事

至和二年

臣昨在陝西訪問民間甚苦者里正衙前里正法用第一等戶鄉狹戶少者至差第三等充是致差定之時更

相糺決禁繫追呼動逾歲月校計家資纖細不漏至於  
食器甚賤之物估直為業及充衙前藉為抵當主持場  
務稍有欠折則竭產償官猶不能足欲令陝西都轉運  
使相度轄下州縣有鄉狹戶少處將比近三兩鄉合差  
一里正即可選力及人戶充役且不致差遣頻併庶寬  
民力況目前累有上言乞盡罷里正者今以三兩鄉合  
差一里正事亦酌中

奏陝西衙前押木棧綱

至和二年

陝西衙前最苦者押木柅綱無不被刑破產臣在永興  
令通判職官周詢其弊皆言每歲春初方自朝省分配  
到合要木植比至收買繫柅須及夏末以來僅得辦集  
正值黃河水泛漲之時常有飄失其勞苦費用動逾數  
倍遂擘畫於年前冬初沿河出木處縣邑官置買木場  
先勘會省轉向前分配文字約度常年須合應用木植  
預前收買如法安置比至春初省司配木植文字到來  
量事添備便可繫柅赴四月間水勢平緩之時駕放赴

下納州軍極甚省功減費此只是永興軍一處通判職  
官等已如此擘畫其餘沿河出木州軍未曾行遣欲乞  
下陝西轉運使更相度經久施行

奏永興軍衙前理欠陪備

至和二年

臣見永興軍柶固衙前催里欠折官物者不少遂一一  
根問多是主管倉場館驛清酒務之屬跡其欠折之由  
悉非侵欺盜用皆因陪備不充官中又不與體量處置  
如清酒務年計出賣煮酒而官不給煮酒柴或量給而



用不足者般請麴未合使脚力及諸雜瑣細用具盡令衙前專副陪備又倉場貯納只令專副自辦鋪襯之屬館驛當東西大路使命如織供應館券多要本色省估之外亦是專副陪備被刑破產率由於此凡此數事惟永興軍方令官自擘畫粗有條理稍紓衙前欠折之苦其餘州軍亦乞更下陝西轉運司體量施行

已上件事臣在永興日與傅永田京等方欲商議節次施行值臣被召赴闕切慮中輟故

乞舉行

奏王安論親事官張貴事

至和二年

臣今日酉時准內降劄子為王安所論事實有鉏刀稱在角樓下埋藏為日晚欲就來早監取又恐隔夜人懼罪藏隱如何臣早來讀王安首狀內言張貴稱有刀埋在東北角樓下切恐有干連人懼罪隱藏欲乞差穩審內臣一名今夜且於所指通埋刀去處側近別作勾當名目覺察或令密使人巡覷照望至曉必不至別有擅

去發掘亦不至張皇驚擾乞令勘官陳旭子細審問張貴所埋刀去處疾速奏聞兼臣早來詳王安狀內張貴稱已結連得三十人尋有劄子令軍頭司官員如獲張貴先且取問除見今指名收捉共七人外更有徒黨即就便逐急收捉免致走漏更乞下陳旭緊切推問張貴如實更有徒伴即密具姓名疾速聞奏

潞公文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十八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乞令諸路擇機宜官

治平二年

臣切見諸路機宜司文字繁多所繫至重主管之官往往不先時檢閱詳熟遇有急速應答外界文字或處分軍中事宜致有差悞未當臣欲乞遍下諸路帥臣令掌機宜官盡將本司前後所授宣劄子不下司文字并軍

中前後行遣處置事狀一一分門編類排置冊封掌遇有應報外界文字及處置軍中事宜參詳檢會不致差悞所有掌機宜官亦乞令帥臣慎擇奏舉取進止

條奏薛向利害

治平四年

臣被旨令看薛向所上疏并邊陲利害具可否條列錄進入臣詳觀向之所陳大要有五其一任將帥以制其衝其二亟攻伐以罷其敵其三省戍兵以實其力其四絕利原以弊其國其五慎經費以固其本所謂任將帥

者朝廷何嘗不慎擇而重之但所擇或得或否耳既得其人固當如向所論使久其任必各成効猶如前時屢遷數易雖得賢才使將帥亦難責其成功所謂亟攻伐以罷其敵者一曰先舉之策以謂先發制人攻勝後發制於人攻負故欲亟肆以罷之多方以悞之二曰淺攻之策其大旨欲招誘橫山部族團結熟戶之兵及義勇弓箭手之衆侵擾賊境使不寧居將自困敝此皆朝廷素留意者兼韓琦上言慶厯初曾與范仲淹嘗建此議

會西人輸款而止去歲樞密院遂與中書同議悉有成  
筭尋已降附逐路今錄奏議進呈魚逐路之兵自來未  
嘗精較實數去歲樞密院令編例官類聚得確實人數  
降下諸路嚴切訓練至於部分亦有成法并檢康定中  
諸路出師牽制之術並密封遂帥遵守

令並本佳  
別錄呈

朝廷

處置之詳殆無遺策然此舉動必當其時去歲十月臣  
嘗上奏於先帝若諒祚果遂屈自絕於朝廷以討伐克  
渠招納降附無所不可若猶恭順服過即當含容所謂

羈縻不絕況王者之師非不得已豈宜輕用今向亦云  
若諒祚改圖自新復守誓詔伏望廓天地之量霽雷霆  
之怒省費罷兵安邊息民天下之幸斯言是矣然於平  
時不可不講議精熟一旦有隙用之無疑所謂省戍兵  
以實其力者其要欲省東兵之疲軟揀土兵之精勤取  
實用損虛偽持久必勝之術朝廷近以計較逐路之兵  
去冗留精皆有定數俟向去春季依法料簡兼去歲不  
以親衛兵戍邊此亦省兵實力之一端也又曰絕利原



以弊其國謂朝廷歲賜并緣邊和市一宜絕之賊勢自窘矣歲賜和市如諒祚阻命自當絕之上三策不待議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慎經費以固其本此乃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求益經費若簡國財乃富國富即兵強兵強即蠻不敢內侮而後制禮作樂馴致太平何欲而不可今之言者不計國用之豐寡而欲輕舉妄動為國生事者多矣惟朝廷審用而慎行之兵一用其費不貲苟力屈財殫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向又以調度兵費宜以

康定為鑒其言尤為切當蓋康定時兵久不用人未知  
戰上下騷然暴取橫用莫知所極天下因弊終無尺寸之  
功亦可鑒矣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間今又  
主關中之漕首尾七年目覩心計固宜詳悉其言誠有  
倫理然謀攻料敵老將所難兵者大事不可輕言之古  
人論兵至慎至重如向云取橫山如反掌捕西賊若設  
置掩兔謀雖可采言亦似輕誠願慎之重之愚慮如此  
伏乞聖神詳擇

御批綏州邊事

熙寧元年

御批今早得薛向此奏乃知彼中已是交兵及知种諤尚在綏州未回何故前來朝廷指揮今審量事勢取舍猶未到及據薛向奏云种諤申已令折繼世部領蕃兵弓箭手與西賊鬪敵却不說向北人戶自能捍拒必是逃竄已及分數又不云續招到人戶幾何度其彼中事勢大段孤弱獨种諤倔强以數千之衆守一空城耳於大事必以難就又慮綏城萬一不守諒祚重兵驀來冲

突到時須藉諸路帥臣同心慮置及據探到事宜中諒祚所點起兵數亦甚衆多必卒未有期休散令雖一切責與薛向一朝失事戮之亦後時也若朝廷兼為大慮韓琦改作陝府西路經畧安撫使更不須降宣別指揮令經制四路軍事既帶陝西經略則自節制諸路便與改正勅文令過節便授餘事候面議

奏令陝西沿邊牒送降到蕃部於宥州

熙寧元年

麟府路軍馬司奏昨有軍前殺降到西界蕃部結勝欲

走歸西界事奉聖旨結勝放罪量支盤纏結口券轉送  
與鄜延路經略司令保安軍牒送宥州收管今來夏國  
累遣使詣闕貢奉如舊朝廷廣推恩恕務遂物情昨來  
捉降到夏國人口違去本族豈無懷土思歸之心宜令  
逐路經略司並依此送保安軍民令牒送宥州收管者

論夏國冊命

熙寧元年

薛宗道至若所賣表止是告哀別無陳訴及宗道於押伴  
官處別無傳達言語欲令孫構因聚會款曲間祇作已

意問之云先國主薨謝今來何人繼嗣達佗若云某人

繼嗣即却問云是先國主之何親

若表中已有告終稱嗣之文即直便問其

嫡否云是子即更問云是嫡子否若云是嫡即與更問云

先國主盛年棄世今來嗣子必是幼小佗若有對更隨  
機問答之少間即更說與自古外國必須中國冊命者  
方可取重於諸番今來西夏以累世貢奉故當冊命嗣  
子然朝廷以夏國自嘉祐以來於麟州界上掩殺郭恩  
及於涇原侵掠固家堡子後又於大順城作過有違誓

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時來祭今上登極亦不入賀然朝廷曲示含容尚存事體而夏國終不省過又於去年十一月中於寧順寨界上誘引殺害却知保安軍楊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來朝廷必未肯便行封冊之禮須與夏國重別商議再具誓表信約丁寧務存久遠方可商議別行封冊若依前却有侵犯邊境貢奉不時豈是恭順和好之理若宗道別分疏即隨其言以理折難若云某祇是賫表來告哀不敢與聞他議即且說

與今來使還須是子細說與本國知委候議定別具誓表來上朝廷須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効也

奏減廣南東西路戍兵

熙寧元年

檢會廣南東西兩路景祐中屯泊兩路就糧本城兵三萬四千餘人治平三年兵共五萬一千餘人比景祐年多一萬七千餘人蓋自皇祐儂賊事宜後來添屯今賊平已久嶺外無事屯兵尚多况廣西稅入至薄糧餉不給皆向內地轉輸而往加以北兵往戍不習水土每至



歲滿戍還瘴死者十有三四此乃守臣務固事權兵官希望酬獎張皇邊事誑惑朝廷虛屯兵甲枉費錢糧不早更張必大困弊檢唐制嶺南五府經畧守兵纔一萬五千餘人向時亦無北兵屯戍遇有蠻事止發隣近鎮兵以助攻禦事定則兵還至於兩漢命將自樓船下瀨並為征蠻因事立名事畢即已未有久屯兵於炎瘴之地况儂賊平定之後守土者固當經度減省以寬民力復如往日平時方為了事若但因循坐視勞費豈副選

任之意兼朝廷近省諸路冗兵二廣尤宜裁節兼今有  
臣僚上言廣西設官屯兵增置鎮寨事甚詳悉欲並下  
本路經畧安撫將田子細相度具擘畫利害聞奏并下  
廣東經畧使亦詳前項事理具本路見屯兵甲合行減  
省利害聞奏

奏雄州邊事

熙寧元年

張利一等奏北界待通刺兩屬人戶充義軍至時只行  
公牒理辦必恐不濟事如北界果是刺丁手臂欲却勾

追照驗逐旋發遣赴唐鄧等州給與田土居住或乞却  
於兩屬人戶上等內揀少壯之人刺雄州義勇字已作  
聖旨令張利一等更切密細體探如果欲揀刺兩屬戶  
充義軍即速行公牒以理關婉順爭執止約况聞北界  
近裏已通刺了義軍獨遷延未便刺兩屬人充軍乃是  
自顧事體行之非便故遲留未決又聞向前亦曾如此  
通刺尋亦中輟兼探報云恐以為名意在乞歛而已約  
若更以道理計術阻之事應自罷設若全不顧道理刺

却兩屬人戶充軍亦於他無利止是轉失人心

奏乞劉憇早過界

熙寧元年

臣准御批劄子可據陸誵奏如有宥州人來計會劉憇過界之時須是應日令疾速如常前去若諒祚以种諤事發殺其使人即舉兵更是有名萬一事或不來則朝廷應期遣使往來豈是中國先生間隙臣伏詳聖慮深切事機已依准即時行下延州令劉憇應日如常前去不得稽留況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蠢爾小醜豈敢輕犯

王人兼於他無濟陸詵此奏誠是疎濶

萬一過慮如唐時番賊執漢使犯邊者此亦  
無慮向差劉憊衆謂此人堅懃有守必能自  
保忠義

論修復延州北金明寨

熙寧元年

按聚米圖經延州之境東自長寧寨以次帶西北至德靖寨沿邊回遠接賊界地分約七百里舊分三路中路塞門大川直至延州北至金明栲栳兩寨上又分路東

入安遠寨

自背水川入

北入塞門寨

自塞門川入

沿邊雖是山谷

然諸處並有大路行人馬有渾川塞門兩川最是寬平

易行大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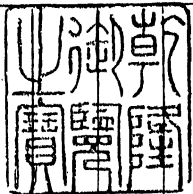
先朝五路八界范廷召自塞門川進軍向時元昊大入延州亦自塞門川安遠直至城下

故先朝常保蘆關以扼其衝要

蘆關在塞門北十五里所以置塞門者守此關

耳自賊陷塞門安遠金明栲栳塞熟戶部落蕩然一空

今雖復修金明寨然徒有城壁其衝要之地多陷於敵加之葺爾州城不可不別為處置



潞公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潞公文集卷十九至  
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周牧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十九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供取索英宗遺事

熙寧元年

先帝切於求治審於任人臣等因進擬差塗官上曰朕  
向在藩邸每聞朝廷除官多是不厭衆論朕亦以為掄  
選未當及朕臨御以來精意求人不少恠好爵今選於衆  
方知得人頗難然隨才任之使各稱其職可也臣等上

奏曰帝王任人不藉才於已往不俟賢於將來隨才任之誠如聖旨

乞戒勵諸路將帥

熙寧元年

今西事方興用兵有漸欲預行戒勵諸路將帥

一將佐逐日公共協心講求兵政邊事各務周知利害蘊蓄有素臨事不惑則鮮有敗事

一將佐依時躬親訓練士卒務令事藝習熟人情相諳免致倉卒悞事

一將佐須各熟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敵人情狀所  
貴用兵料敵不失機會

一將佐等須熟詢康定中用兵次第鑒當日之失策  
則可以致今日之得計

一兵分勢弱取勝必難仰本路經畧總管熟議戰守  
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必求全勝無  
若康定中累為誘兵所陷

一沿邊小堡寨若遇大寇不能支吾即檢詳前後處

置臨時或須併入大寨不管落賊奸便

一賊寇大入更相赴救或逐路牽制仰細詳前後指揮處置不得至時觀望不進有悞大事及不得輕有舉動致有敗衄

一常切選得力勾當事人探候賊中事宜如所報得實及致官軍勝捷一依前後賞格施行

一行軍賞罰常須檢詳所貴倉卒易為處置

一所須財糧常須計會運司計置有備仍須體認邊

儲難得豐備不得非理妄用

一經畧司機宜官常須編排檢詳本司前後文書務要習熟齊整緩急處置報應有所依據不致差失稽遲有悞大事

一機宜官不得與本路兵官過從結納及赴筵宴有妨行遣文字

乞禁止漢人與西人私相交易

熙寧二年

檢會累降指揮沿邊諸路經畧安撫使嚴切禁止漢人

與西界私相交易博買非不丁寧近訪聞諸路沿邊因循習俗不切禁止常有番漢私相交易蓋緣官司不遵守條貫明行賞罰是致全無畏避及無人發摘告陳近又聞西界不稔斛食倍貴大段將牛羊青鹽等物裹私博斛斗入番不惟資假盜糧兼妨沿邊及時計置收糴軍儲令欲再下逐路經畧安撫司依累降指揮施行

奏陝西保穀軍利害

熙寧四年

據涇州保穀軍人戶程奉先等狀乞除放保穀軍及乞

免放送納見錢事檢會熙寧二年八月終據陝西沿邊  
四路經畧使與轉運使薛向分析擘畫到逐處保毅利  
害看詳鄜延環慶兩路保毅軍皆是於人丁上點差尋  
並撥併充義勇外涇原秦鳳兩路毅從初並於人戶地  
畝上件差只有相承祖名元無正丁充役皆是臨時衆  
戶依地畝合錢催人充役每歲典賣地土於契帖上開  
坐合着保毅分數隨地推送及至應役之時出助錢數  
多不齊足經官理索即勾集典賣衆戶管認分攤極煩

追擾尋牒兩路保穀五千餘人更不勾追只令合着保穀每一名共納錢三貫文各於稅簿內開坐合着分數隨夏稅只於本州縣送納見錢不得支移折變如遇典賣地土亦依分數於契內開坐如兩稅法割移其納到保穀錢別作一項封樁如本路有修城或隨軍差役却將上件錢催人充役即不得別將支用自行下此指揮後秦鳳路已依准施行公私為便別無詞訟惟涇原路據人戶狀稱乞依舊充役免放納錢尋降指揮例與減



錢一貫每名只共納錢二貫文去訖今又據程奉先等  
狀乞免納見錢及乞除放保毅軍體量得自前保毅人  
員與逐州典利在輪差保毅在州占使因緣侵漁弊倖  
不一今欲令本路經畧使更切體量利害如果是本欲  
保毅人戶納錢不便即却令依舊充保毅非時不得勾  
抽在州縣及諸官下占使除大段修築城寨及隨軍搬  
運軍須即得勾抽差役所有自前已納不拆保毅錢具  
數封樁抵充和催夫匠修完城壁

奏西夏誓詔事

熙寧四年

夏國遣使通和今月二十三日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  
令押伴說與西人除綏德城界至欲令趙高商量外餘  
依從來蕃漢界至重立封堠掘壕塹封堠界壕內蕃漢  
任便樵牧耕種彼此更無所禁於界首擇蕃漢穩便處  
置立和市許蕃漢交易漢收漢稅蕃收蕃稅候商量上  
件了當即納誓表降誓詔待之如舊

又

一興置和市檢會前年冬已令蔡延慶等各於逐路先  
次密切體問自來番漢客旅博易往還之處相度置立  
和市須至兩界首開置市場差官監轄番漢客旅除違  
禁物色外今取便交相轉易官中止量收漢人稅錢西  
界自收番客稅利去年夏諸路已相度到利害相次便  
值西人於慶州作過遂未曾施行今欲重舉舊議

此一篇即

不係誓表

內開說

一綏德城為未曾立定界至致去年修立堡鋪頻有交

爭欲令押伴說與西人同延州差去官分明標立定界

至載在誓表所貴久遠別無交侵

此一節新頒入誓表餘依慶厯四年誓

表誓

詔

一秦鳳路甘谷城至治平寨通謂堡自來雖界至分明為未有壕塹以致累年頻有西人侵入地分今令秦州

德順軍於本界內開墾界壕所貴久遠別無交侵

此節祇

是於界至內開墾界壕止欲令西人知勿令沿邊首領妄有占

乞別定益利鈐轄司畫一條貫

熙寧四年

臣勘會益利鈐轄司以所部去朝廷遠承前體例事由  
便宜裁決所以上體倚寄之重亦以安服遠人之心二廣  
雖亦遐遠權其事體輕重不侔均順之事耳目未遠故朝  
廷擇守比他蕃鎮絕重舉西南事一以委之慶厯六年臣  
知益州時屬饑菑列郡多事賊盜興起刑獄淹延事稍  
有疑例欲奏決臣勘會得益利路鈐轄司多是承例酌  
情便宜區斷尋曾牒轄下州軍今後勘到合行奏聽勅  
旨公案且先申當司以憑相度其間有別無疑慮或情輕

法重可以末減情重法輕當從嚴斷者率皆便宜決遣內  
有事狀必難裁處方敢奏聞兼朝廷不以為非在川蜀甚  
以為便邇來事體與昔頗殊處置之間或多齟齬今本  
路提刑司累奏乞別定鈐轄司畫一條貫猶恐本路鈐  
轄司令來依舊引用臣慶歷六年川蜀饑菑之時權宜  
公牒致監司官頻有論列欲乞送刑法司依本路提刑  
司別定鈐轄司畫一條貫所貴經久遵守施行取進止

論用人

熙寧四年

臣屢被德音將來西事寧息更須精擇守邊之臣積粟  
訓兵為經久之制此乃陛下恭紹祖宗之丕基慎守盈  
成之大法將欲躋斯民於富壽致天下於太平臣退思  
之不勝竊忤又思以虛薄孱拙不能上副陛下孜孜求  
治之意更增悚惕今所擇邊臣雖未得周才及已試之  
效但思慮精審不輕舉妄動以求徼幸苟圖進身則已  
善矣復能訓兵積粟節用愛民思威蕪著將使遠人懷  
附非但不敢侵侮而已茲所謂長城巨屏致朝廷高枕

無虞矣若一用輕險躁妄之人使之守邊為國生事以規身利則邊無寧謐之歲兵無休偃之時中外擾然民不聊生矣臣謂有唐天寶建中之難可為龜鑑開元初明皇勵精求治任姚宋為相馴致太平當時不賞邊功以妨生事及天寶之際林甫國忠作相引用匪人布在朝列時以承平既久才力富盛於是邀功之將務恢封畧以甘上心欲蕩滅契丹剪除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之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帥



安祿山統東方三帥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釐  
為祿秩於是驕將銳卒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朝廷體弱  
祿山一唱中原蕩析元和中宰相李絳亦對憲宗云開  
元之末奸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勞役以至  
大盜竊發兩都覆沒憲宗又嘗問侍臣建中之難朱泚  
盜據宮闕德宗播遷梁漢致亂之由宰臣李吉甫對曰  
德宗之初躬行節儉任崔祐甫作相動遵至道及祐甫  
歿繼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諫不聞小人乘間邀功便已

苟媚當時以為河朔未賓宜用力取甘言先入主聽致  
惑是時國材不足趙贊司國計先纖細刻急括率京師  
商賈富民又諫官陳京獻策稅屋間架立法峻急人情  
愁怨遂致京師叛亂鑒輿播遷實由輕用兵信小人剥  
下之謀以致危亂是二臣者皆願憲宗追念前朝之失  
以為元龜

所論天寶建中事皆出  
唐書非臣附以臆說

臣今伏聞德音以西

事寧息之後慎擇邊帥為經久之制實安邊息民之遠  
圖乃馴致太平之長策天下幸甚然尚慮有邀功生事

之將希時取合之臣潛為甘言上惑睿聽伏望陛下鑒  
前古治亂之由更加詳察或付之外廷公議可否兼樞  
密院每進擬用人陛下累云某人好作事可用某人不  
肯作事不可用臣愚以為事有可作而不作誠為過矣  
未遇可作而作失其宜矣不可作而妄作非惟害事實  
害治道夫下之人不從上令而從上好上好是焉下有  
甚者且中人常情鮮克守經趨時希旨從上所好則必  
勉強作為不計後之利害止圖一時僥倖者衆矣伏望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  
卷十九

陛下察其言觀其行原其始要其終可行而行可作而作庶無後害比者臣以劉邵人物志進說未審陛下以爲如何臣以邵之書主於詳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法有可觀焉故其序云明王之宜玩宰相之宜覽又曰人之質量中和最貴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材亦貴平淡若道不平淡與一才同好則一才處權衆才失任夫一才處權則憚邪之人枉

道附離而希進朋比之風扇矣衆才失任則端方之士  
守分卷懷而思退忠正之路梗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  
道必有所偏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遠佞人去鄭聲夫佞  
者才智之稱蓋邪佞之人必有小小才智以飾身而干  
進其事君也務納小忠興小利以自効夫小忠必為大  
忠之賊小利必為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終必致  
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佞其戒尤為深切書曰在知人  
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巧言孔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  
卷十九

壬伏願陛下貴平淡之道以用人使羣才不失其任推  
哲惠之心以去佞使羣邪不干於正堯舜所以致治而  
於變時雍者由斯道也臣備位樞近內省尸素思竭區  
區上裨聖政干冒旒冕伏候嚴誅

潞公文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言青苗錢

熙寧四年

臣位忝三公職當論道事有所聞深虧聖政默而不言則上負陛下眷倚之重近日以來中外喧傳以諸路散青苗錢深為不便臣比不知本末今訪知其由深可驚駭不近人情有玷聖化無甚於此臣謂此事豈可不達

聖聰皆云朝廷主張及諸路所差之官承稟風旨威福  
州郡故無有敢言於朝廷者臣會見河北轉運司牒聞  
折提舉常平官約束條目云所散青苗錢每十戶以上  
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戶充甲頭此乃是恐  
向去收納不足勒令上戶填納又欲散與坊郭人戶其  
錢不得過抵當家業所直價錢之半且謂之青苗錢却  
支與坊郭戶皆是廣圖利息不顧道理茲豈常平散歛  
之舊法朝廷救濟之本意此法於鄉村之民行之惟舊夏



秋成熟折還斛斛絲帛即謂之舉放若祇令納本利見錢即謂之課錢將新抵舊遷延歲時諸般折還未嘗了足以其利債負官司不許受理今乃官自為之從古以來未嘗有此豈當聖朝而行此法殊乖理道况聞鄉縣之民有窮迫之甚者即皆願請錢一時聊濟窘急向去必難填償此乃下民從來常態州縣既以逋欠必從散行催督追呼笞責何所不至兼聞諸路州縣之民猶有積欠租稅貸糧并預支紬絹錢數甚多將來一并催納

何由取濟所散官錢又成積欠提舉之官徼異旌賞務  
成功利剥下媚上何恤於人州縣承風不敢申理臣恐  
緣此煩擾必致興起事端所有提舉官乞下本路勘驗  
事件狀特行朝典以戒非理聚斂之臣書曰商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臣不敢以遠事證之且以唐開元末用宇  
文融楊慎矜王鉞等二十餘人建中初用趙贊陳京之  
策百萬裒斂剥下害民歸怨於上當時執政議臣以奸  
佞結黨專財利媚上方被寵信不敢指言其非惟張說

陸贄苦言之不蒙聽納仍遭疎斥馴致祿山涇師之亂  
鮮不由斯禮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信不誣矣  
方今朝廷清明表裏無事以天下之廣財賦所入比之  
祥符以前其增有及倍者亦可謂無遺利矣若以用度  
稍乏自當減節冗費省罷不急之務不作無益之事濟  
之以儉示民不奢百姓自足君孰與不足易曰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陛下視開元之末與建中之初所用宇文

融楊慎矜趙贊陳京之法治之道邪亂之事邪茲固不言可知誠可為聖朝之商鑒近時以來中外臣僚上言興利者甚衆大抵希時倖進妄作者多徒自紛紜必寡成事伏願一切罷之惟內外計臣尤須慎選州縣長吏得忠厚廉良之人臺閣近臣無憸邪芻蕘之士則不治自治太平可期陛下可以垂衣端拱而化成矣臣愚不識忌諱發於至誠昧冒以聞伏增惶懼隕越之至

言市易  
熙寧四年

臣近因赴相國寺行香見市易於御街東廊置义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就彼監賣分取牙利且果蓏之微錐刀是競竭澤專利所得無幾徒損大國之體祇歛小民之怨遺秉滯穗寡婦何資况密邇都亭北使所館豈無覘國之智將為外人所輕伏乞嚴勅有司趣令停罷使毫末餘利均及下民惠澤分沾必召和氣取進止

又

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义子差官監賣果實分  
取牙利損大國之體歛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涉旬  
未聞施行亦不蒙詢詰未審聖意以為何如退省僭狂  
伏增惶懼臣竊慮陛下以其事小故不足恤而臣愚以  
為所損甚大決不可為區區盡言蓋由於此且京邑翼  
翼四方取則魏闕之下治衆所觀今乃官作賈區公取  
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瑣屑乎周官泉府  
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

故價亦不如是之規利也凡衣冠之家網利於市搢紳  
清議衆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論  
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益軻恥之臣亦恥之復不忍  
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上玷朝廷不勝憤悶輒  
致屢言伏望聖慈俯垂詳擇若以臣言非當甘從誅責

言洮河

熙寧四年

臣竊聞議論欲至來春進築河州漸恢遠畧臣竊思之  
以為未可蓋熙州初城猶未完固西蕃內附尚要撫綏

積粟未豐屯兵雖衆未宜多事恐累成功臣以為且須  
增固熙城使有保民之利安存番部彌堅向漢之心倉  
廩豐盈士馬壯健以守則固以戰則強根本既深枝葉  
自茂然後洮河之後可以指顧而就今欲務速臣竊深  
憂古人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云勞於  
服遠不若修近斯言可鑒在理必然夫趨時希旨人之  
甚利犯顏違意人之甚害中人之情鮮不為利多是顧  
身謀而諂說豈肯為國計而危言臣所待罪之所地兼



將相若括囊無言仰屋竊嘆辜祖宗之獎擢負陛下之倚任是敢因事極論違衆立議庶幾萬一有補涓毫陛下以臣為納忠報國幸賜采擇以臣為害成沮事甘俟誅夷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謹具奏聞

奏降羗事

熙寧四年

李憲到臣處具說趙高為降羗去住事有所未便者臣以朝廷務推恩信不使一物失所許其去留自便如天地之大曠然無間在於人情必當感悅書之史冊固為

盛事更復何疑但令帥臣分明曉諭羣羌知朝廷恩意  
欲去欲住各從其願於理甚安不當改易前命若但令  
只詢問去年正月以來捉降到西羌尤為簡便為連日  
節假并宴未及面奏伏慮遲延先具此奏聞候至六日  
與中書同呈文字次環慶等路皆不云未便必恐已行  
前命兼河東經畧司奏捉到易浪昇結願歸夏國已牒  
宥州去訖又云結勝却不願歸西界亦當不須強遣皆  
如朝廷指揮

言修中太一宮

熙寧四年

臣伏見修建太一宮為民祈福臣聞太一天神之貴者  
天道貴質凡所營繕謂宜簡質不務雕鏤之巧不事金  
碧之華不重費不太勞不日成之明神安之虔潔之誠  
內充天人之心交感神應之福其理必然臣又見累年  
以來禁中營造不已般運木石鳩集丁匠殆無虛日既  
有專切提舉修內司復置都大提舉內中修造司誠恐  
所司各以宏麗取悅上心一作未畢一作復興新舊相

形不極不已國財民力豈易支供臣伏見陛下督責水  
官以利農畝必思夏禹卑宮室盡力乎溝洫勵精庶政  
勤恤民隱必思漢文罷露臺思百家之產臣伏願陛下  
亟勅中外應不急營造一切權罷即國用無窮民力稍  
寬臣又見繼聖堂祖宗燕射之地今為造弩椿所運斧  
斤置鑪鍛喧煩褻瀆理恐非宜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況祖宗之舊跡乎欲乞將置造弩椿移置他所或歸  
之有司則重明麗正之廷加之嚴潔奉先思孝之地益

以光顯臣職在樞院主調兵匠官忝論思義當獻納區區之誠伏望采擇

論本朝兵政

熙寧四年

臣向因進對蒙詢及點民兵利害臣與吳充即時畧具大旨上對然而天威之下頃刻之間固未詳悉臣退而復思自陛下臨御以來焦勞庶政以兵者大事尤所垂意三四年前樞密院檢錄得開寶初至治平中內外兵馬大數頗甚詳備遂議酌中定為永額比至道前即差

多方慶厯中即頗減內壯根本外護邊陲去冗留精適  
用損費蒐補訓練皆有條理又以三路隣於羌敵即有  
屬戶蕃兵弓箭手之類以至次邊州軍盡置義勇緩急  
調發以應征防若守將處之得宜經久必無闕事兼向  
時諸路郡縣額外增置弓箭手亦欲防虞盜賊如此紀  
綱臣以為深協方今之宜頗得預備之理設有未至或  
有廢墜即當彌縫振舉之可也恭惟太祖太宗之定天  
下也止用此兵真宗仁宗英宗之守天下也亦用此兵

累聖相承而無異人歷年彌久而無異法故臣以為協  
當今之宜得預備之理有未至而廢墜者彌縫振舉之  
可也今陛下以睿聖之德承祖宗隆盛之業中原之人  
不識兵戈者幾百年歷觀前古致治未有如此之安且  
久也故生齒繁多逾於二漢封疆廣遠過於三代所謂  
民不改聚地不改闢施之仁政而不煩擾之則太平之  
效又何如焉陛下必欲舍此而別求治道以致太平更  
易兵制以張威武固非臣愚所及况臣備位樞府所主

惟兵不能上副盛意委曲經畫尸祿之責所不敢逃伏  
望聖慈察臣前後累上章奏聽解樞機之重柄并還將  
相之印綬得以散秩俾守外郡從愚臣知止之分全朝  
廷退人之理臣不勝大幸然臣久蒙天地之恩敢効犬  
馬之報竊謂兵民猶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禁暴戢兵  
武之七德不戢自焚自古所戒凡更制維御之方深願  
慎之重之區區之誠庶補萬一冒犯宸聽臣不任隕越  
惶懼之至





潞公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一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論臺官言西府事

熙寧五年

臣等以臺官上言黨庇密院吏人任遠及稱樞密使副  
與任遠相知又引姚崇只為庇一吏人罷相今已面奏  
臣等以材薄體輕頻致御史論奏更難以冒處樞要乞  
便歸西府杜門待罪今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各令便

歸院供職臣等內訟實難便赴密院伏望聖慈早賜罷免臣等不任惶懼候命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降中使促令歸院供職臣與吳充等已具劄子奏乞蚤賜罷免今蒙再降中使傳宣便令歸院緣臣所被臺章所言深切謂如姚崇尚從罷相即臣之望輕德薄固難冒處機軸伏望聖明照察祇罷免臣庶幾協中外之議臣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三

臣以臺官奏論樞密院事與吳充等並各待罪府第所有本院印兩次送納中書逐次各令送納回續蒙差中使押印付臣收管緣臣與吳充等見待罪俟命所有樞密院印伏望聖慈令中書收管候進止

第四

臣等累違聖旨不即赴院然事有不可須至陳論今臺官言樞密使副黨庇吏人又與之相知漏泄上語此非

人臣所可為況於備位二府者乎若二府大臣有此便當伏兩觀之誅豈可更處此位如臺官誣罔自繫聖斷二者含糊不決苟且取容不惟四方觀聽謂臣等為何人實亦上累聖德早來文字並已回納乞以臺官章疏付之有司明辨黑白然後正臣等違命之罪惟陛下幸察臣等無任驚惶待罪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等累具奏聞見居家待罪不敢入院所有密院印及

公事檢會國朝會要大中祥符七年命宰臣向敏中權發遣樞密宣徽院公事時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皆罷寇準未謝故也自後若樞密皆罷即命官權掌如此例今欲乞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第六

臣等以待罪西府奏乞送樞密院印於中書及檢祥符中向敏中故事權發遣樞密院公事未蒙指揮適又准李舜舉傳宣令今日且西府發遣文字來日入見臣等

以中書未肯收印實懼住滯急速文字或有悞事臣等已遵稟聖旨今日且於西府發遣急速文字容臣等來日入對天顏口陳誠懇乞遂前請謹具奏聞

第七

臣等早來面陳誠懇乞遂前請伏蒙宣諭盡賜照察魚聞德音已令開封府推究任遠取受及試補第充帖房事其餘所言並無實跡更不施行緣臣等今來待罪本為臺官樞密使副與任遠言語往還及泄漏上語只乞



辨明虛實今乃聞先罷臺官而臣等所乞辨明事節却未蒙施行於理未安欲乞聖慈盡以臺官所言付開封府依公根究臣等不敢固違聖旨今且在樞密院發遣急速文字伏乞早賜免罷以厭公議

奏西府記事

熙寧五年

樞密院據將作監申狀西府石記乞早賜指揮建立臣勘會自去年七月中曾面奏為西府記中有義理未安似非陛下所以優獎二府之本意乞令少加刪改畧使

平直則傳之永久彰陛下恩禮之厚為輔臣待遇之榮  
即時蒙聖慈留下記本自後兩次蒙宣諭令陳繹自改  
至今半歲有餘而繹終不奉詔刊改今來將作監再申  
乞又緣累奉詔旨已令陳繹自改臣未敢輒便建立碑  
石必是陳繹堅執不移又慮聖慈重於改作則乞候過  
今夏令將作監立伏候聖旨

論監牧事

熙寧五年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之中馬政為重河南諸

監所入尚少漸增地利亦可自充如此則仰給度支者不多所收馬課亦不少大率草馬二萬歲收六騾為駒一萬二千三歲之中若失其半猶得六千疋駑良相參疋直十五千是歲獲九萬貫此就小計之所得不少矣今若取一時浮淺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時却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坊監廢庫棚庠井泉官廨營房七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却欲復之功費愈大如向時廢罷茶法自後議欲復故而園戶彫殘場

屋破壞言者雖衆竟不能復必若采廢置之言即乞委  
詳練故典素知馬政臣僚博求利害而審處之利百則  
變乃無後悔臣總領國馬於今八年雖未及蕃息而頗  
究利害伏望聖慈裁察付外施行伏候勅旨

東平監天禧年曾廢未幾復置枉有費勞益  
東平監地美且廣大名兩監遇水旱却寄牧  
東平棚房甚寬冠絕諸監今聞首議廢東平  
監東平既廢即大名兩監必難以存乞慎其

始兼近覩蔡天申奏乞減河南牧地召人租  
佃亦乞祇令河南牧使相度寬剩之田召人  
租佃牧課自贍免從度支供給

又貼黃

必若賦田與民俾出租利主事建言者務欲成就勞績  
先以賞罰驅之不問地之肥瘠民之願否悉使召佃出  
租時下便得酬獎不數年間租佃之戶或退或逃或以  
災傷為名歲歲已閤如嘉祐中并代路散租收地事可

驗覆今來均租之官須滿三年而課入如額者方得行  
賞卽賞不濫矣

又貼黃

蓋近時言事者率務更張各有趨向不慮後害後雖有  
害或文過飾詐或依倚營掾責亦勿及伏乞睿明照察

對聖問

臣昨因登對聖問為故王克臣之子同老進狀陳述其  
父至和三年為參知政事日與仁宗前曾與臣等乞立

英宗皇帝為嗣謂臣必知其詳臣即時畧記憶當時大概上奏續聖旨令臣作一文字述當時事實進呈者臣記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廟服藥罷朝兩月餘是時以根本未立中外人情未安四月初仁宗聖體康寧始復御殿中書輔臣願念正二月中禁中侍藥憂慮百端堯臣乃與臣及劉沆富弼切議曰方今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以安人心時亦不暇與樞密院同謀亦不敢顯言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多知朝廷事因謂之曰必得賢嗣

以厭人心堯臣曰豈不知養育於宮中者耶臣應之曰  
久在外任殊未悉宗室間事所謂育於宮中者外亦傳  
之甚著而賢得非以實為名者兼臣不敢顯言以指書  
於案堯臣復以指書案作闕下貫字臣等各言無易此  
矣至上前復奏得請此大事不可如常例退殿廬令堂  
吏書聖旨劉沆曰沆欲袖紙筆於上前親書翼日於垂  
拱殿呈進一兩件常程文字臣等四人共奏春中仁廟  
服藥時事中外人情非常憂恐益為儲副未立乃引西



漢故事人主初即位建儲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臣等既叨輔相之重當任社稷之大計也乞賜開納時仁宗淵默寡言而欣然嘉獎曰知卿等盡忠然大事朕更熟思之臣等恐遷延不決乃再三論奏曰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料此重事陛下必素垂意兼常選賢者育於宮中計無易此

臣等不敢斥名欲仁宗自言之

仁宗雖淵默而首肯

之臣等拜賀且謝乞明諭聖旨堯臣之語尤激切仁宗曰既是大事未可輕出翌日當盡議時五月恐聖體熱

仁宗初康復盱不便內侍盡前臣等且退是日晚臣等再聚議為翌日必得旨且謂堯臣久居禁林敏於文詔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然之云歸第乃密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曰此詔意堯臣不敢示人既登對復申前請如昨日之語時臣在御榻之左弼次之沆在右堯臣次之堯臣越次而奏曰願陛下早定此議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既已定矣卿等無憂臣等既得此意旨謂無疑矣時亦盱遂退是年八月臣等因樞密院

闕官議於上前乞召韓琦充樞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  
當重事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充  
臣尋卒搢紳間多知其忠於國計臣所記憶當日之事  
大概如此今蒙聖問令臣條列之猶恐遺忘謹具進呈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  
卷二十一

潞公文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潞公文集卷二十二

宋 文彥博 撰

奏議

論保馬

熙寧六年

諸州郡坊郭第四戶縣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以上戶  
生計從容皆須養馬以代徒步之勞其物力高則養馬  
愈多此皆不待官中勸率召募固已家有而戶畜矣若  
先時更使等第畜馬定以匹數須壯嫩及格尺者居常

任民乘騎出入歲時亦不得勾點煩撓一旦官中須要給以元契之直可旦暮而集人自樂輸比之急暴而科買利害不侔矣以四等以上人戶類出役錢所出役錢之多悉在上等人戶今若蠲減上等租稅則下等戶所出不充顧役之用必見闕事民既知緩急必取馬於民安得不家牧戶畜以應一日之督責哉丁產薄法以三歲一造今非其時又頻歲災傷民流徙者衆今若非時重造徒成搔擾若伺候至豐年行之未晚

赴河陽陞辭日面奏

陛下憂勤庶政切於致治乃堯舜用心更願陛下廣開  
言路兼采博納使下情上達收攬權綱無使權臣賣弄  
爵人於朝須協公議與衆共之任官令久於任候所職  
成敗明著而後賞罰用人當兼取羣材同濟時務若專  
任一才即朋黨膠固者希時而並進孤忠自立者望風  
而歛退更望法天地簡易之道守祖宗盈成之業使上  
下安靜則不治而自治近時新進纖佞之人多是妄有

更張興作以為進身之術陛下今不采納臣愚忠異時必當自驗臣惟望聖明早悟即天下之福臣今朝辭赴任方瞻戀軒陛更無劄子進呈伏恐有本任指揮事乞賜聖旨

乞令諸路帥臣與副總管同議邊事

熙寧六年

朝廷每差諸路副總管所降宣命指揮凡事並與都總管商量施行訪聞近年以來逐路都總管凡關兵馬公事及邊防機宜多是於經畧司安撫司一面行遣副總



管皆不預聞况本路都總管如有邊事須合出兵或不能自行即遣副都總管領兵出入若本司公事及邊防機宜素不預聞臨事倉卒必不周詳復又不素假以事權臨時節制偏裨亦恐未甚仰服兼陝西諸路因康定中自鈴轄已下分定將官訓練兵伍益欲兵將相諳便於指蹤號令然副總管實副大帥盡護諸將不曾分作次第將官亦聞近年以來副總管亦分作第一將即與偏裨一等事體益輕尤為非便今欲下逐路經畧安撫

使都總管凡兵馬公事及邊防機宜常須與副總管詳熟同議亦不得別作一將却與鈐轄都監等比所貴事體異於偏裨緩急倚以出兵可以節制諸將餘依前後宣命指揮仍務協和各副朝廷任使之意

乞免夫役

熙寧六年十一月

臣檢會河陽通年准勅差春夫赴鄭州榮澤原武等縣界開修河隄及去年差夫直赴開封府界白馬縣修隄功役地理遙遠人戶供送裹費不易切緣本州諸縣人

戶累年併值水旱災傷民力疲困乞權免來年差往諸處春夫一次所費民力不致失所謹具奏聞伏候進止

又

臣檢會河陽累據諸縣人戶陳狀併值夏秋五料災傷乞免向去一料春夫州司體量得人人戶即日委是大段疲困已三次奏乞朝廷體念特免向去一料春夫及先權住來年一年變修石岸一百步所費稍寬民力兼臣檢會元初擘畫改稍木岸作石岸一宗文字所相度

官亦無大段利害祇且畧依上言臣僚施行仍卽於順  
水不向着歸岸每年變修一百步石岸顯是不至緊急  
所差夫采石却甚勞苦若權住一年極無妨碍兼臣於  
十一月十二月兩次被旨赴濟源禱雪祈雪所過河陽  
濟源兩縣界以秋末至冬中久無雨雪田疇乾旱種麥  
全少況此兩縣在本州稍為富庶尚乃村落蕭然例有  
菜色若不減重役必不聊生以臣愚短固無仁惠可以  
下撫疲瘵上寬宵旰惟是重疊力奏朝廷特賜體念矜

恤伏乞檢詳本州前後三奏并臣今來劄子早降指揮  
取進止

乞罷河北預顧車牛

熙寧七年

臣勘會本道所管八州內懷衛屬河北西路近累准西  
路轉運司牒准朝旨逐將下合用大平車一百六十乘  
并牛畜於逐將所領軍馬住營州軍預令民間結保承  
認遇兵行日量支催錢隨軍前去民間聞之將謂官軍  
不測便有舉動頗亦驚擾況河北人戶例有車牛乃是

民間日用之物兼逐將所須車牛其數不多緩急或催或差旦暮可集不悞軍期乞更不須預令民間結保承認免致先有煩擾取進止

澶魏博州三將合用車牛東路轉運司並不曾行下逐州必是別有擘劃亦恐民間煩擾若遇兵行於民間催倩車牛人情不敢避免即未明所出車牛之家至時更合備人力隨行否此一事人情所憚如不用逐家人力隨

行亦乞明降指揮

乞免人戶折變蠶鹽錢

熙寧七年

臣檢會近准大名府牒為人戶今歲大段災傷困乏其蠶鹽錢只乞特許並免折變合納見錢候向去豐熟却令依舊已於六月二十九日具劄子申奏去訖至此未奉聖旨今又據懷衛州狀申逐縣人戶各為災傷乞將蠶鹽錢送納本色見錢州司勘會今年夏稅已係全放今體量得人戶委係累年併值災傷貧困不易所有蠶

鹽錢伏乞詳酌指揮者臣勘會上件逐州府人戶委實  
大段災傷必是難以了納切慮別致逃移欲望朝廷檢  
詳臣前奏及今來懷衛州所申事理早賜指揮許將人  
戶今年蠶鹽錢並免折變只令送納見錢候向去豐熟  
却令依舊折變所貴災傷貧民易為了納取進止

乞體探西北遣使相過事

熙寧七年

臣見諸闕報探到事宜西人北虜遣使相過稍頻深虜  
奸謀詭計以利相誘牽制邊兵乞令河東經畧司麟府



軍馬司專委火山知軍於下寨子常切體察西北遣人  
相過情狀取進止

下寨子屬火山軍在西北兩界之中內殿宗  
班燕復是火山軍人有心力見在麟府守官  
可委之同察

乞嚴誠河北安撫司探報事宜

熙寧七年

臣近累據雄霸州廣信安肅軍關申到體探事宜並皆  
尋常閒慢事節無久應驗今來北界既頻有生事不比

常時乞朝廷嚴諭前項四州軍及沿邊安撫司精選勾當事人比舊日優與物入深體探務要的當事宜不悞邊防準備取進止

論修樓櫓事

熙寧八年

河北平壤其城池樓櫓之設尤嚴於他道凡遣使行邊所以督責於守臣按察之吏者必先焉夫豈以有事整完無事則廢弛哉比者命安撫使以修完屬郡之城壁周相其摧壞褊狹將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兵械有

以施誠善矣苟慮事計材趣期會於歲月之頃無不完者此固足以代守國之險而嚴禦戎之備也命方行而反令依倣制度造則熟材堆積蓋藏於官舍之中以俟樓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北京樓櫓之當修者九百餘所凡八千餘間若欲概修於數月之間雖盡鳩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焉必就在次第而修作之舊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兼取焉然猶要之一二年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積於虛閒之處敵來而后立患

至而后興無乃不及於事乎今若據樓櫓見在區數內有痺下不及制度并歌側朽弊者計其數且修其半仍間隔一座折一座所費城上不至遽然空缺年歲之間便得周遍完備

神宗詔訪詔

熙寧九年三月

朝廷通好北國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起釁端妄求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

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敵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厯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思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付某

臣於今月十日准入內供奉官裴昱至賜臣實封手詔一道詢及疆事令臣密具以聞臣今具手劄一道進呈

答奏

臣伏奉詔書詢及疆事臣以哀拙昏憊何足仰承聖問  
然以久當柄任蒙國恩深義激於中敢不罄露庶伸補  
報之萬一夫敵人之情貪利忘義從古以來載在書史  
者詳矣自真宗朝與通好所以息民幾八十年未嘗犯  
順惟慶厯初乘我西事未弭故有邀求餌之而已當時  
載立誓書亦古尋盟之義也厯觀前代中國與四裔通  
好未有如今之悠久益朝廷謹守信誓至雖瑣瑣細故  
亦不弒生變改是以敵人亦不敢輕有希求自數年前

累來望理白溝館地及要拆去鋪屋況誓書之中明載  
雄州所管白溝兩朝遵守已久且信誓之詞質於天地  
神祇告於宗廟社稷此而可渝何以享國今蕭禧重來  
又決於雄州北亭交割禮物其意欲以雄州北亭為界  
其如誓書何誓書若不為憑即代北之地止以圖籍照  
驗宜其不以為據原其貪心亦因慶厯初西事未平之  
際求黃蒐之地朝廷容易棄與之又致今日妄有侵理  
誠如聖詔所謂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臣亦慮因此妄起

豐端聖意謂萬一不測何以待之臣以為中國御遠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証彼將何詞以亢縱騁詭詞難奪正論臣又以事理度之事固有逆順理固有曲直順而直天必助之逆而曲人不與之若虜人不計曲直利害肆其貪狼犯順之心朝廷固已嚴於預備之要足食足兵堅完城壁保全人民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止此而已臣又聞用兵之道兵應者勝不得已而用之此所以天必助之大抵中國之兵利在為主以主待客以逸待勞



理必勝之亦應兵之道也臣伏詳詔書曰思所以待遇  
之要御備之方切料聖意慎於舉動尚慮發言盈廷各  
有異論或曰先發制人意在輕動或曰乘其未備襲取  
燕薊事不審處恐將噬臍非王師萬全之舉也伏願陛  
下垂意熟察之今朝廷分置將官整齊器械固得之矣  
然將校偏裨更須慎擇其人又河朔頻歲饑荒糧餉用  
度窘乏尤索計置若兵連未解物力殫屈即誤金湯非  
守守尚不可況用兵出師粟而不  
而糧餉不給何以取濟國大事切要先事而辦乃無

後艱至於不急煩費事須裁節在臣本道者亦當續次  
奏聞臣識淺才薄思慮不周伏望聖慈稍垂省覽寬其  
罪戾臣無任惶恐之至

臣慮蕭禧之來亦議及白溝況白溝載於誓  
書明白河朔城壁非要害之處亦當且後之  
所貴專力於合修之處臣頓首上奏河北近  
西山州軍城壁未須添展枉勞民力蓋萬一  
有事軍民皆出山寨不肯入城蓋山寨之中

易得薪水出入自便當時沮臣議者謂今之  
西山林木伐盡無險可恃本以山為險非在  
林木況巖谷之間戎馬必能散掠景德間山  
寨之名至今頗有存者可以檢問



潞公文集卷二十二